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棻

謄錄監生臣張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一

元 汪克寬 撰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妻定姒之子  
四歲即位在三十二年

巳簡年十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  
景二十一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

二十七年杞桓

共十五年宋平四年秦

春王正月公即

位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通晉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則

不書即位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

先君者別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

○仲孫蔑會晉悼  
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

釐宋平華元衛獻寧殖曹成人莒犁人邾宣人滕成人

薛人圍宋彭城殖市立反左傳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

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執丘公羊傳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

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

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曰楚取彭城已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

秋追書繫之宋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

者仲尼親筆也唐陳氏曰史策以常文書第曰圍彭城而無宋字聖人脩春秋不與魚石

之專邑叛君追書而稱宋彭城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

繩証

反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

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杜氏曰成也叛人所以正疆域固

封守謹王度也范氏曰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孫氏曰彭城宋邑也

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於楚孔子還繫之于宋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也劉氏曰楚為不道獎亂助惡使臣叛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常分強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失有王者作強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為非宋也高郵孫氏曰蒯贖出奔七年于外矣衛侯元卒而轍已立為君於蒯贖之納也必曰世子蒯贖若曰是乃世子

也輒安得為君乎彭城已入于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助叛臣也一字之筆削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愚按彭城已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正書曰圍宋彭城寢之也十年戍鄭虎牢駐師阨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戍鄭虎牢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

夏晉

悼

韓厥帥師伐鄭

成

仲孫蔑會齊

靈

崔杼曹

成

人

邾宣

人杞

桓

人次於鄆

厥

公作屈鄆公作合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

鄆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

威以為之援杜氏曰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愚按襄邑縣今屬汴梁路睢州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

昭二十一宋華氏叛如楚乞師楚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

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

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

戶江

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於鄆此皆

放

甫兩反

於義而行者也

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通其君皆非義也晉悼公

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于義者也

傳

直戀反

書楚子辛

公子壬夫

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

于偽

反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

見下鄭伯論卒

棄中國從蠻荆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

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

之不言救也

自鄆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高氏曰

晉以韓厥已足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之次于鄆以震鄭心且脩楚師之出也愚按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鄆不欲速圍以虐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然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罪又謂以鄆之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

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

秋楚

共

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平左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愚按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于宋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也在位十四年子泄心嗣

位是為靈王

邾子

宣

來朝冬衛侯

獻

使公孫剝來聘晉侯

悼

使荀營來聘

剝匹妙反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

襄二十名藏則在諸侯之策

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

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在亦反本

韓文詩

曾不與

音預

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

左傳邾子

來朝禮也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  
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之大者也愚按杜預范甯皆  
云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邾子來朝  
之時謂赴未至於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  
告未及者然歷秋暨冬衛晉不廢聘好縱彼未聞赴  
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已見揖讓入  
門不得終禮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  
雨霑服失容則廢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者聘者  
受之者皆  
有罪也 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

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見孟

喪紀益廢民

習于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

唐順宗實錄遺  
詔以日易月十

三日小祥二十五日  
大祥二十七日釋服

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

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孫氏曰天王崩邾子衛晉之朝聘皆不臣也王氏曰襄公

即位則邾子來朝晉衛來聘簡王崩而諸侯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狃習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與蠻夷禽獸奚擇焉高氏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為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子之喪必奔者明臣子之于君父非有老少也喪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矣襄公雖幼不朝而亦不奔天王之喪矧以四歲即位而小國來朝大國來聘安能以禮相接乎

庚靈王二年 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八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

六宋平五秦景八楚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 鄭

成師伐宋

平左傳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制於強楚而為之伐中國

不貶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伸之蓋懲其動衆耳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疾○夏五月庚

寅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齊姜成公夫人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古論

園反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愚按成公在位十四年子旣頑嗣○晉悼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信左傳於是為僖公

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叔衛上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李氏集義上言鄭伯論卒下書三國之師

侵鄭此不待變大而後為譏其伐喪也蘇氏曰鄭雖有  
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張氏曰士臼侵齊聞喪  
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劉氏曰  
穀梁云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說者曰初衛  
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  
也將尊師少書將理然也若人伐已喪已亦伐人喪是  
以怨報怨春秋  
豈為是書之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平華

元衛

獻

孫林父曹

成

人邾宣

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

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  
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  
鄭瑩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  
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宜唯寡君賴  
之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蜀杜  
氏曰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

甚其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

速○唐陳氏曰穆姜有美擯頌琴文子取 ○叔孫豹如 之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

宋 平左傳通 ○冬仲孫蔑會晉 悼 荀瑩齊 靈 崔杼宋 平

華元衛 獻 孫林父曹 成 人邾 宣 人滕 成 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

牢鄭人乃成程子傳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

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有也杜氏曰虎牢河南

成臯縣張氏曰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

屬今汴梁

路鄭州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音如水縣巖

險聞于天下

鄭莊公曰制巖邑也

猶虞之下陽

見德

趙之上黨

通鑑赧王五十五年秦攻趙上黨拔之輿地志河東上黨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有太行羊頭山今屬

潞魏之安邑

通鑑烈王七年韓趙伐魏圍安邑按魏本都安邑乃堯舜舊都即鳴條之野今

屬解州燕於賢

之榆關

輿地志燕平州之東有榆關一夫守之可以當百今在平灤路

盧龍縣城東一百八十里

吳之西陵

吳志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若不守則荊州非吾有也

西陵即夷陵今峽州

蜀之漢樂

音洛蜀志建興七年築漢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按沔口晉

吳皆以為重鎮控引秦梁路通荆雍今屬漢陽府成固即漢中隋書以謂成都之喉隘今屬興元路南鄭

縣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通旨

鄭之虎牢三國之祁山西陵濡須皆國之存亡所係者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

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

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易坎

卦彖傳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禮鑿斯池

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魚據滕君也夫狡

交卯反焉思啓封疆成八申公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



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  
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  
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即  
永嘉呂氏曰楚丘不言衛綠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  
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  
諸侯城之張氏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盟棄  
好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  
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霸  
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  
宋有也霸王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  
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  
也家氏曰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內  
外之限界在焉邑雖屬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

牢不繫于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當受之天子曷不以繫之鄭乎曰鄭叛盟從楚以天子之侯度甘為夷屬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于鄭也削之于鄭歸之于中國所以正王制內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曰城虎牢故曰非聖人莫能修陸氏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吳興沈氏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皆所以與晉也愚按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迨悼公之霸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吞噬靡遺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于楚夷于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

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其不薦  
食并吞者幾希矣故虎牢之城不繫于鄭責鄭而與  
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  
見大夫之專也○趙氏曰公羊云不書取為中國諱  
也按夫子增損經文以示義何諱之為若言鄭虎牢  
則以譏之也劉氏曰穀梁云若言中國焉內鄭也非  
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

### 楚共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

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劉氏曰嬰齊壬夫畏  
其偏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  
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著楚之所以不競于晉也

辛靈王三年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  
卯二年僖公斃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

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  
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共  
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壽夢吳楚爭強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  
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  
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  
而已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  
之良也楚人以其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襄陵  
許氏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讐  
此共王之所以不振也陳氏曰于是楚伐吳吳伐楚取  
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于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  
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  
若過門于巢卒而后書  
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  
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  
盟于

長檮

檮勅居反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  
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

東表容邇仇讐寡君將君足望敢不稽首杜氏曰晉侯  
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稽首首至地事天子之禮張氏  
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  
謂不知先立乎其長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檇近晉  
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  
長檇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愚按魯  
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首以陽處父盟公  
明年又要公盟于國都靈公亦與公盟于其國唯此年  
晉悼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檇有以見襄公至自晉何  
靈之倨而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復霸也

曰上盟不于國都嫌如○六月公會單子頌晉侯悼宋  
晉不得入故以晉致

公平衛侯獻鄭伯僖莒子黎邾子宣齊靈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單音善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  
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願與二三

兄弟相見以謀其不協請君臨之使勾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郟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傅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傳楚強諸侯皆畏之而脩盟故書同杜氏曰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地譜一名雞丘張氏曰

今名州雞澤縣愚按縣有水名雞澤今屬廣平路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

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

烏故反

其反覆

音腹

而書同夫惡

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

義則未安盟于女

音汝栗

文十

及蘓子也而不書同盟于

洮

他刀反  
傷八

于翟

狄音

泉

傷二

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

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

何同病楚也

朱子語襄公之世晉悼公  
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

會于柯陵之

歲

成十七尹子  
單子同盟

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

旋音

下同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

僑如會楚師在繁陽地而韓獻子懼

左傳楚師為陳  
叛故猶在繁陽

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  
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平丘之行楚

棄疾立復

扶又

封陳蔡而中國恐

昭十三劉子同盟  
殺梁同外楚也

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  
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  
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  
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  
侯亦敢上與王臣要於妙反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

待書同盟而罪自見

音高氏曰此因城虎牢之故  
現矣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

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盟子王臣而下與諸侯  
盟故特書日以間之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  
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  
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齊王官于諸侯俾



下同于歃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愚按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頃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某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某日同盟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况柯陵平丘之盟書日昏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子于齊世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子于趙盾之下同文以見秦上下之分不可不書日以謹之也

陳侯

成

使袁僑如會

僑其驕反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

成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伴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

故書

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大夫

自為盟始于此左傳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公羊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難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杜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難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何氏曰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係君故因上地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泲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劉氏曰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君

其君之詞也異乎洩梁洩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亦宜乎通旨陳久叛中國服役于楚遠不堪其侵欲而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修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欲寡君之願也雖微盟約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遯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罪晉也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黜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于是始悼公為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盟矣愚按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于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袁僑之盟不足以固陳而徒啓大夫專權之端詳書及以及著諸侯之失權也春

秋外主兵及外主盟會皆稱會唯諸侯之大夫救徐盟  
袁婁盟宋稱及著大夫之專而有汲汲之意也晉悼雖  
澤之役雖能仗安攘之義以服陳鄭而上盟單頃公以  
瀆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袁僑以縱諸侯之權此乃復  
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  
雖復盛于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 ○秋公至自

會蜀杜氏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悼荀瑩帥師伐許左傳許靈公事楚不

會于雞澤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曰荀瑩悼公之賢大  
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政以保陳陳固  
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  
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壬靈王四年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  
辰三年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

平七秦景八楚共二  
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左傳陳成公卒

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  
侵陳愚按成公在位三十年子溺嗣是為哀公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

之皇考也

祭法曾祖為皇考廟

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

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于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

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

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

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

法萬世如公薨不地

隱公

滅國書取

取根牟取郟取郟

出

奔稱孫

音遜文姜孫齊哀姜孫邾昭公孫齊

之類所以放

南兩反

其文也

莊公名同而書同盟

十六年二十七年同盟幽

僖公名申而書戊

申

十六年戊申朔

定公名宋而書宋人

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之類

閔公

名啓方而書城啓陽成公名黑肱而書黑肱來奔

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

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

如漢武帝諱徹改蒯徹名通

又有以

諱易人之姓者

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

詩書則諱

如如月之恒諱

作常允恭克讓諱作遜

臨文則諱

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徵諱作足證

嫌名則諱

嫌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昞諱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諱淳朴之淳

二名則偏諱

如唐

太宗名世民諱世  
為代諱民為人

愚者違禮以為孝諸者獻佞以為

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家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

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為忠非盛世之制也

夏叔孫豹如晉

悼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高氏曰且為鄆世子故

○秋七

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如公作弋下定如同左傳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

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公羊傳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如杞姓高氏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啖氏曰若如左氏所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如氏卒下誤

○葬陳成公

高氏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在此耳

魯會其  
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杜氏曰定諡也喪以正夫人禮逾月

而葬速高氏曰死才二十三日爾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妣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葬速禮畧也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強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王氏曰此葬定妣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妣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諡曰定其必有誤

○冬公如晉

悼左

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爾于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高氏曰公有母喪復如晉朝王氏曰襄公之立至此纔七歲爾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陳人圍



頓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

敢討頓子事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  
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誅也

蔡靈王

五年

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  
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

宋平八秦景九楚共

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著公不朝王  
於廟也且公幼而頻

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  
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夏鄭伯

僖

使公子發來

聘左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杜氏曰發子產父高氏  
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于中國諸侯得以

息兵修好也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悼左傳穆叔觀鄭太  
子于晉以成屬鄭書

曰叔孫豹鄭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公羊傳外  
相如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杜氏曰豹與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源

十六

俱受命于魯故不書及比之魯大夫劉氏曰鄆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鄆屬于魯為附庸故相與往來于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鄆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陸氏曰鄆列國也使其世子同于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石氏曰不書及內之也鄆有國而私屬于人魯晉之私屬鄆也皆不臣之著也王氏曰凡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率鄆太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鄆雖小亦國也請于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而覲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譏之高郵孫氏曰明年莒人滅鄆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愚按諸侯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而亞于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鄆國微弱而其世子次于魯大夫也叔孫豹偕鄆世子

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于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于吳也旅見于晉猶之可也旅見于吳甚矣○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壽于善道

穀作稻杜氏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范氏曰善稻吳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于親中國辭謝難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荆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秋大雩左傳旱也高氏曰因旱祭志愷也○

楚共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刑杜氏曰共王敗于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

之中殺三卿王氏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  
 殺大夫為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  
 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興兵  
 致討而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  
 也累上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鄭伯僖曹

伯成莒子黎邾子宣滕子成薛伯靈世子光壽吳人夢

鄆人于戚左傳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程子傳吳來會

非為主也孫氏曰鄆微弱不可先也故吳序鄆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難澤之故請

聽諸侯之好呼報反晉人將為于偽反之合諸侯使魯衛

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

會不為主也

杜氏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來會諸侯而不為主

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

人之情見

音現

矣春秋之義明矣

石氏曰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

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王氏曰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為會而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愚按經者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夷狄之常也此書

人者子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紀其主會之仇也陳氏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故黃池之盟亦不書

### 公至自會○冬戍陳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

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公羊傳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高氏曰此諸侯同戍非獨公戍之也杜氏曰諸侯在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于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孫氏曰不言諸侯而言魯戍之者與城楚丘之義同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句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歎陳氏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

宣十年戌鄭昏不書晉悼公之戌陳鄭特書之悼公之  
霸業桓文之所不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  
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威于相于向皆東竟也  
而又戌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愚按悼公之戌陳有恤  
中國攘夷狄之義惜其以為有陳非吾事人心不協而  
不卒戌遂至于失陳也

師伐陳

哀

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鄭伯

僖

曹伯

成

齊靈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左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穀

梁傳善救陳也范氏曰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高  
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戌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  
之救之義事也家氏曰戌者戌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  
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戌之及楚師之來  
以戌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戌書救以善晉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范氏曰善

之故以救陳致張氏曰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飲公在位宰

庀家器為墓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備亂未啓也其子

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強萌于僖公大子成公熾于襄昭極于定哀

甲靈王

六年

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

九秦景十楚共二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也自僖二

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白嗣是為孝公

○夏宋

平

華弱來奔

左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



遜之高氏曰不言遜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

成

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

○莒

比黎

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

之道也

范氏曰莒是鄆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于祀故言滅

公羊亦云莒

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何氏曰莒女嫁為鄆後夫人夫人無

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言滅者以異姓為後非兵滅

或曰

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

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

見陸氏辨疑并劉氏推衡今

直罪莒舍

捨音

郈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郈後與黃

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

史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

人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于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

是為幽王

呂不韋獻邯

音

邯

音

之姬於秦公子

史呂不韋傳秦昭王

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于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承間言于太子以為適嗣不韋取邯鄲姬絕羨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

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

其事雖殊其

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郈而罪

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音密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郭氏者

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早卒無嗣及堯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

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冢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如鄆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為莒實滅鄆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陸氏曰莒實以兵滅鄆立其子守之為附庸而其子又鄆外甥故公穀但傳立鄆孫守祀故書曰滅而不究事實耳劉氏曰左傳云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非也五年秋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鄆人是魯已絕鄆鄆無賦于魯矣尚何所持而取滅耶

冬叔孫豹如邾

宣左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

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

○季孫宿如晉

悼左傳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

父為卿見大國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于下矣○趙氏曰左傳晉人以鄆故來

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鄆聽命于會即明不私屬魯今鄆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不往

見霸主耳

○十有二月齊侯

滅萊左傳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宿沙衛

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六年三月玉漱帥師及正

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郕萊恃謀也公羊

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王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齊滅之然春秋之例滅同姓則名故衛文

公滅邢經稱名以貶之今齊靈公滅萊獨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畧耳張氏曰子產嘗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則晉蓋吞滅之首宜其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乙靈王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未六年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祀孝公占元

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春邾子來朝左傳始朝公也高氏曰邾少皞氏之

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盖用以化之也後世子孫往往多安僻陋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邾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邾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邾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愚按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

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

○小邾子

穆

來朝

左傳亦始朝公也

○城費

費音秘杜氏曰

琅瑯費縣張氏曰今沂州費縣愚按今益都路沂州費縣西北有古費城

費季氏邑也

杜氏注

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

隧

音遂

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

與而後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

息亮反

三君無衣

於既反

帛之妾無食

如字又音嗣

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

如字又直龍反

罷備

見左傳行父卒

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

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

故勞民妄興是後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

公羊定十二年

至於帥師墮

許規反

費其越禮不度可

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

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

音現

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

世豈不殆哉

愚按此書城費而昭十二年書墮費十五年書成城郭而昭

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強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

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

秋季孫宿如衛

獻左傳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愚按比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

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八月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高氏曰莊公以前螟猶

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冬十

月衛侯

獻

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

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成三年傳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于國以見遂事之專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大夫之仇也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茲仇之甚

○楚

共

公子貞帥師圍陳

哀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陳侯

哀

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

比黎

邾子

宣

于郟



郟穀或作隲于軌反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郟以救之杜氏曰隲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愚按書楚圍陳書會于隲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兵力之強晉悼安攘之急而陳侯棄楚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

鄭伯髡頑如會

髡苦門反公會作髡原

未見諸

凡會同無陳矣

侯丙戌卒于郟

郟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郟子駟相及郟子駟使賊

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具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曷為不言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

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杜氏曰鄭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按鄭僖公三傳

稱應反

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

則曰以瘡疾

魚畧反

赴也公羊則主為中國諱之說穀

梁則主不使得加之說信如左氏之言也是君見弑

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

見劉氏權衡

則亂臣賊子免

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

張氏曰從其偽赴而隱之是春秋之作乃

為亂臣賊子之地而非彰善癉惡之書也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之說蓋所

以立萬世臣道之防禡逆賊之魄疑得聖人之意顧

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

自見音現下見其同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

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齊舍以母無寵已無威宋殤則以亟去

反戰疲民閔公連歲黷武戲慢大臣無人君之體齊襄則以行下孟反同

烏獸莊公肆意淫欲寵嬖下臣鄭夷則以侮慢大臣晉夷臯不君厚飲雕墻拒

直諫謀殺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許買不以禮訓太子使陷于罪陳平國

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皆庶其多

行無禮受少黜長密州虐於國人  
廢長立少楚顯多愛欲廢長立幼  
奚齊則以嬖孽而

國人不之君

齊荼以嬖妾之子國人不之君衛剽以寵弟之子為權臣所立吳僚夷末之子

而立非壽  
夢之意

吳餘祭

側界反

則以輕近刑人

齊商人以弑君之賊而狎

所怨

而晉州蒲欲盡去

起呂反

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

宋杵

白無道不恤公  
族虐于國人

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盟會者禮

義之所出也背叛者逆賊之所為也僖公欲從諸侯

會于雒則是貴禮義得盟會之正也諸大夫欲背

音佩

諸夏與荆楚則是背叛而為逆賊之行也此時即不

弑君其罪已無所追而况敢動于惡則子駟之罪不容于死夫豈僖公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

志也

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于見諸侯也

諸侯卒于

境內不地

據吳子光卒于陘楚子軫卒于城父不地

鄆鄭邑也其曰卒于

鄆見其弑而隱之也

劉氏曰諸侯于其封內猶大夫于其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

雖卒不地也鄆何以獨書乎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于其臣也故為變文

以起其見弒

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

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通旨問鄭髡頑楚麋齊陽生何以書卒曰

此存天理抑人欲之意張氏曰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于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愚按或引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謂髡頑書名義與遏同實卒而非弒也今考遏之死三傳皆云巢人之射則鄭僖變文實弒而非卒矣

陳侯

哀

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

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權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殺梁子曰逃義曰逃

莊十

逃者匹夫之事

文三杜

上

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

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

和睦

八年鄭子  
辰云云

諸侯聽命必能致力于陳矣不此之

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

輕棄中國惟蠻荆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

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氏曰楚人以陳  
叛故殺公子士夫

而亟討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內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荆楚則懼為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愚按春秋于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予齊晉也

丙靈王八年

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申七年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

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年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聽

朝聘之數愚按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有倍于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鄭簡

人侵蔡

景獲



蔡公子變

變穀作濕後同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殺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

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王氏箋義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至楚然後告絕于晉而與楚平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國稱人以示貶傳見下楚

公子貞伐鄭

○季孫宿會晉侯

悼鄭伯

簡齊

靈人宋

平人衛

獻人邾

宣人于邢丘

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

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提于會故親聽命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任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內平泉縣也張氏曰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愚按衛滅邢晉又取其地今順德路內丘縣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

所具使

諸侯之大夫聽命于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

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

杜氏曰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

臣

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

我其立政立事

書立政篇

夫不自為政而委于臣下是以

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

侯而使大夫聽命

杜氏曰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無乃以姑息

禮弓注苟容取安

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

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

古息反

梁之會悼公

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

章銳反

旒

音留公羊十六

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

季孫宿會見

音現

魯之失正

與政同

也

孫氏曰

邢丘之會

在晉也

晉侯不

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

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矣

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蜀杜氏曰

獨出季孫宿

者春秋以內魯為文出

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愚按自齊桓倡霸以來

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北杏稱人貶四國

之君首稱霸耳翟泉之盟晉雖弛權然魯君在會而

晉侯不預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虛打  
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弔乎其間繼會雞澤又以  
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馮今而會邢丘且曰重煩諸

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也  
 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  
 疑于諸國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張氏  
 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  
 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也○啖氏曰左氏云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書不書且  
 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  
 書名何獨尊晉侯乎

公至自晉

王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

比黎

人伐我東

鄙

左傳以疆鄙田高氏曰鄙田接于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鄙遂屬于莒矣王氏曰見莒子之

強魯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冬楚

共

公子貞

帥師伐鄭

簡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

民急矣姑從之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  
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  
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  
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  
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  
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  
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  
乃及楚平使伯駢告于晉知武子使對曰君有楚命亦  
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  
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齊宣王問于孟子交隣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夷佳反

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天音泰王事音育熏鬻音育句音鈎踐事

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

閻廁也

大

國之間因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

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

毗志反

四隣

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

公孫轍

子國

公子發

加兵于蔡獲公子變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

而有武功者也

子產云云

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

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

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變特書侵蔡以

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

扶又反

書矣平而

不書以見

音現

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

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高氏曰觀左氏所載則子駒之

弑僖公志在事楚矣愚按自襄元年荆楚之師侵宋伐陳圍陳伐鄭昏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詞者豈與其憑陵中國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晉侯

悼

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愚按魯之事晉甚

謹而成公未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丁靈王九年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

酉八年鄭簡二曹成十四陳哀五祀孝三宋平十

二秦景十三楚共二

春宋災

災公作火左傳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

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搖搗具緘壺蓄水潦積

土塗巡丈城結守脩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隄正納

鄧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危其司向戍討左亦如

之公羊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

以書記災也莊十一年傳外災告則書高氏曰宋自昭

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劉氏

曰穀梁云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

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

○夏季孫宿如晉悼

傳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

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

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于東宮杜氏曰成公母

秋

八月

癸未

葬我小君穆姜



公作終姜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  
氏曰別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悼宋

公平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

比黎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伯

考

小邾子

穆

齊靈

世子光伐鄭

簡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戲許宜反左傳八年八月子駟從鄭伯朝于晉晉不禮焉九年六月朝于楚冬十月諸侯伐鄭季武

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盩士句門于邾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

鮪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械備盛糗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膏圍

鄭鄭人怨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

楚人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諸侯皆不欲戰乃

許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  
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  
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伯而不  
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  
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  
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  
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  
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  
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穀梁傳不異言  
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杜氏曰戲鄭地

鄭之見伐於楚子駢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

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

手又反  
又如字

以老楚杖

直亮反

信以

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

矣諸侯伐鄭晉人令于列國修罷備

兵罷戰倫

盛

音成餽

乾食也

糧歸老幼

示將久師

居疾于虎牢

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肆眚圍

鄭

肆緩也昔過也

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

音智

瑩曰許之盟而還

音旋

師以敝

疲也

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來者

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

蒲卜反

骨以逞不

可以爭大勞未艾

魚廢反  
息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陣善陣者不戰

穀梁  
莊八

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

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

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杜氏

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揚士勛疏伐鄭之

文在上即盟戲鄭在可知故不異言鄭永嘉呂氏曰

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于伐鄭

文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

再伐鄭則其未得于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又伐鄭

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

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于伐鄭之後此事而觀可見矣愚按齊桓之時在于服楚晉文之時在于勝楚晉悼之時在于敗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巖加兵于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願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凌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厲公敗之于鄆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于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寔強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鄆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

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又有以  
推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于斯為盛故于戲亳北雖  
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  
也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  
未得志于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  
者是也亦猶會鄆不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  
九合諸侯獨于于鄆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啖  
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  
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  
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楚子共伐鄭簡左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  
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  
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  
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愚按楚書子若國  
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  
書盟不與鄭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戊靈王十年 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  
戌九年 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

三秦景十四楚共二 悼 春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

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伯成 莒子 黎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伯 孝 小邾子 穆 齊

靈

世子公會吳 壽 于祖 祖莊加反左傳會于祖會吳子

五年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敗而稱國杜氏曰吳  
子在祖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祖楚地張氏曰後  
漢彭城國傳陽縣有祖水愚按今在濟寧路濟州沛縣  
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  
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  
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  
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癬而得  
腹心之疾庸愈乎鄱陽萬氏曰春秋于楚未嘗殊會而

獨殊會吳者蓋吳以楚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為會春秋苟不以殊會而外之于中國則是代宗周為天下之共主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傳左傳晉荀偃士臼請

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臼請于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臼率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杜氏曰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張氏曰今徐州沛縣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



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霸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甚之故日而致之也陳氏曰以偃陽子歸不書宥偃陽子也以爲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三國之衆而遂滅偃陽於偃陽子何譏焉愚按偃陽國及祖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祖蓋謀滅偃陽而通吳也吳既會祖必以兵同滅偃陽而春秋所書若會祖之後繼事以滅偃陽而吳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侯從蠻荒之主滅弱小之國也穀梁之言是矣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鄆遷陽晉丈之霸執曹伯復衛侯悼公之霸滅偃陽皆功不捨過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也

**公至自會**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悲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

馬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王氏曰此致前事者二事偶

舉具可道者也會吳猶可因會吳而滅人之國其惡甚

矣故以

**○楚公子貞鄭簡公孫輒帥師伐宋**平左傳楚子囊

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圍宋門于桐門高氏曰以宋公受偏陽故也鄭背中國即于楚又與楚人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陳氏曰凡專將言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國自為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滅亦並稱帥師矣蜀杜氏曰春秋錄楚公子貞于鄭公孫輒之上所以懲鄭也

也

○晉

悼 師伐秦

左傳九年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荀荳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偏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成于秦庶因秦之兵力共攘荆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畧之也

秋莒

比

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惡按莒婁同晉悼之

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

伯成

莒子

比黎

邾子

宣

齊靈

世子光滕子

成

薛伯杞伯

孝

小邾子

穆

伐鄭

簡此三駕之一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酉師

于牛首啖氏曰世子光在諸侯上見非禮王氏箋義世子在諸侯之上孔子仍舊文書之者譏之也永嘉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桓十六年傳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春秋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伯主接諸侯之術也愚按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相皆序小邾子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

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而揖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于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則齊光未誓于天子而可序于薛伯祀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于子爵是則世子未誓于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祀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秦周班而進之也况自晉悼之霸莒邾祀以子爵而常在薛伯祀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駢

公子發公孫駢

駢公穀作斐書盜始此左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公羊傳大夫相殺稱人賤者

窮諸盜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工下道惡上也程子傳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萊夷之兵免魯君于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簡相如從趙王會秦王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及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

于趙

乃至于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

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嘗官失職者之鑒也

王氏曰易

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具近是乎陳氏曰盜賊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臣鬪柘臣甚者陪臣執國命矣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駢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駢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鄰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駢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

人弑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非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戊鄭虎牢楚

共

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馬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曷為不言諸侯戍鄭虎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

侯莫之上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  
虎牢也程子傳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後

以逼之耳故繫

鄭以責諸侯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

侯也

孫氏曰此伐鄭諸侯戍鄭虎牢也

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

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

土利辛苦墊

丁念反

隘

猶委頓也

無所底

音旨

告

子駟云云

然後請

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

程子曰責鄭不能守故不繫于鄭

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



之者非欲斷音短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

之爾至是伐而復扶又反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

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扶問反地受諸天

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

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王服人之道乎故反

繫之鄭以罪之愚按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秋書戍陳著其人心不協保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

也鄭未服而悼公戍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戍鄭虎牢著其據地利以脅鄭而反使楚人得以竊救患之名

也是故戍陳雖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戍陳為無功矣戍虎牢雖未為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為有

罪矣故陳氏謂凡戍不書惟  
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

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

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

救書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

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蜀杜氏曰諸侯伐鄭而戍虎牢聖人

於其伐也書其爵而于其戍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  
與其戍者今書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愚按  
楚屢救鄭矣宣元年為賈二年間椒成九年子重十  
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  
在于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僭亂之  
蠻荒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于侵暴則書楚人救  
衛晉悼公據險以阨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

鄭昏所以備責霸者之不仁而見楚人反有救衛之善也既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外不勝內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于晉得鄭而棄陳悼公盖惑于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于楚是以計近功而虧大義急于此而緩于彼也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巳靈王  
亥十年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

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季武子將作三

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後邑入者無征

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杜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軍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孔氏正義後今之丁也邑賦稅也

###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見周禮  
大司馬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

於天下封周公于曲阜  
地方七百里草車十乘  
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

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  
繩證反  
說

者以為大國之賦也

毛氏曰大國之賦十乘

又曰公徒三萬說

者以為大國之軍也

鄭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

率成數也朱子曰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七萬二千人然盡用之是舉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以成數言故曰三萬

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

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

卿更

音庚

帥以出

杜氏曰有事則三卿更帥以征伐

事畢則將

去聲下同歸

於朝車復于甸

繩證反

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

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  
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

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

齊氏曰周公封曲阜

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為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耳軍舊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也通旨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于魯得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豈獨受二軍而已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往自文宣而下軍政隳壞不聞其闕自此年以前國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主一軍故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新整頓

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軍之數二也三子各主一軍專其後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四生于帷牆之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曰是也魯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耳先儒為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愚按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改借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強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室之兵為己私爾聖人不

以作三軍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作書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郕又其後享范獻子

而公臣不能具三耦

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

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民不屬公

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

音舍以見

音現昭公失國定公無

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家氏曰折三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于



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于此。春秋書城，貴于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趙氏曰：公羊云三卿也。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二也。穀梁又云：諸侯一卿，按國有大小，軍制當異。周禮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為大國，非一軍明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臨川吳氏曰：因

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愚按：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高氏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鄭簡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平左傳：三月子蟜相鄭伯，以如楚。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

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

侯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靈世子光莒

子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伐鄭此三

二左傳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郟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

鄙諸侯會于北門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秋七月己未同盟

于亳城北亳蒲洛反公穀作京左傳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傲

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蕘年毋壅  
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

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臣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  
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踏其國家程

子傳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又覆杜  
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愚按今河南府

偃師縣公至自伐鄭殺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臨

未得鄭也楚子共鄭伯簡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

鄭伯逆  
之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杜氏曰伐鄭而書尋復

扶又反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音現其既同而又叛也既

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

高氏曰蓋

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于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敝而固與晉以托國焉故亳之盟其

載書曰或間

去聲達也

茲命明神殛

紀力反誅也

之俾失其民

隊

直類反

命亡氏踣

蒲北反斃也

其國家雖渝

羊朱反

此盟而

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齊

靈

世子光莒子

比黎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杞伯

孝

小邾子

穆

伐鄭

簡

會于

蕭魚

此三駕之三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

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叔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矜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  
悝師觸師蠲廣車軋車淳十五乘甲兵脩凡兵車百乘  
歌鐘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魏絳辭曰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  
也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程  
子傳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  
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  
人信之無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  
十四年杜氏  
曰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

杜氏曰鄭服而諸侯會何氏曰

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  
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孫氏曰言代言

會者得鄭之辭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  
比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  
悼之績也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  
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  
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王氏箋義書公  
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  
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愚按會于蕭魚  
與盟于召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霸  
之績然召陵則先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夷  
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跡鄭之服晉雖不著鄭  
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于伐鄭之下則得鄭可知矣 **不書鄭會謂**  
**其不可信也**愚按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  
侯經皆畧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

侍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

馮納斥

音尺

杜氏曰不相備也許慎曰斥度候望也

賊

禁侵掠遣叔肝

許乙反叔向也

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

扶又

背晉者二十四年

昭四年會申鄭始從楚

至哉誠之能

感人也

愚按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

霸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之強從不若待

之以誠而使入自服也

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

九年冬聽於

知武子而不與楚戰

于戲

故三駕

三聘師

而楚不能與

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楚爭鄭晉人四以

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瑩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固與晉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劉氏曰春秋嘉善矜不能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于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于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于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壹故畧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永嘉呂氏曰悼公再霸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警其氣然以荆楚方強于虜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師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



方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脚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朱子語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大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又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公白地做起悼公是見成基址

###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范氏曰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程氏傳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  
○楚共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良宵左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

莫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杜氏曰良霄公孫輒子書執殺行人皆以為讖言非其罪也啖氏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襄陵許氏曰書楚執良宵見楚之力蓋于是矣高氏曰鄭使良宵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宵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于是堅從晉矣愚按悼公之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成虎牢則公子貞救鄭亳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挾鄭以病中國獨至于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蓋勢窮也

○冬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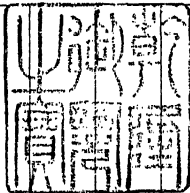
景

人伐晉

左傳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欒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于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家氏曰晉為秦所敗

春秋畧敗而不書不與  
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一